

經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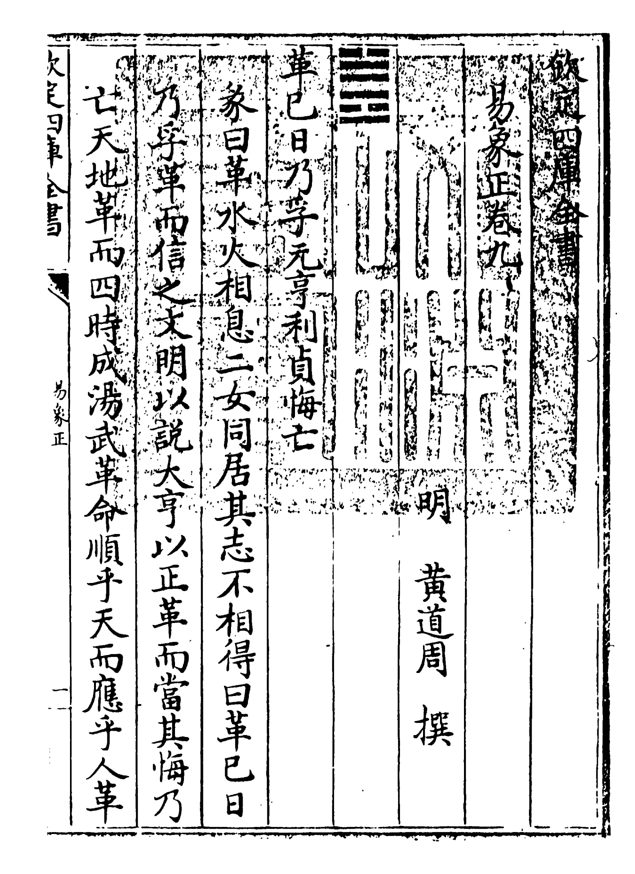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録監生臣李莢



易象正卷九

明　黄道周　撰

䷰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説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

之時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正曰革以治歷明時何也曰水火者天地之大用也日月星辰統於水火水火相澹天地之所取鑑也其用已日何也易之尚柔也甲已乃合其用十五宵旦之中星四十五日而更次可別矣然則睽不同行而革不相得何也曰睽行而革居也是小星所歎實命也天道之與存於治歷人事之與在於居室然則湯武革命何也曰是天人之總也水火變動而王者更政曰更政之與革命則必有別矣兩濟未終澤火相湛而遷曰革命何也王者无百世之運十年之歷道衰而遷時過而化雖王者不能自挽焉自咸恒以來三際八百一十九歲雖有永歷則亦已革矣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允執

厥中夫聖人則亦稽之歷數也曰是為準乎夏四殷六而各有損益繼周而往則不可知也曰觀其盛衰損益則備可知矣然則敬致平秩之非為農務乎曰是為農務也為農務而及於革政革命何也曰君子之學也有取之天道者有取之人事者夫以禪代征誅為異於東作西成之事者君子之治非大聖人之治也大聖人之治其視革政革命猶黍稌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銍或鎛也乾坤之治二百七十三年而交於泰否又三十九年而中交當事凡三百一十一年不有大夫竊政則有強諸侯方命天子以之失其大柄泰否之治二百七十三年而盡於隨蠱遲三十三年二百四十而初交當事凡二百四十二年不有暴主勿與則必有寇攘為政天子以之改玉改姓隨蠱之治二百有四年而交於剝復又三十九年而中交當事凡二百四十三年而戚畹為政不有女主稱制則必有

外戚奸命剝復之治交於順大過百三十六年而閹宦用事又六十八年而盜賊四起强臣從之以為縱横復從是始咸恒而下凡五六際三百八十四年交中交終每三十三四年而内外寇攘亂予賊臣以亂為餌故生於其時有伊吕之任湯武之義起而撥亂反正雖天地不以為不順堯舜不以為不踰也故時者天地聖人之所共游也八體八交八際八中四災四立聖人不能避之聖人所恃者兩克以剛柔九德以齊隂陽先而合符從而不違若是而已然則澤中有火之果何義也曰言夫金之從革者也五運之革金為其始四九三百六十年九六七八互相為合各百三十五九乘十五亦百三十五參而舉之四百有五火灼其中二十有七潤下炎上曲直稼穡進退損益各以從革為師始也君子惡夫主亂而以緯為經不惡夫主治而以經為緯然則是可為德行乎曰明治順應

焉在而非德行也堯舜湯武則猶是五德之主也故澤中有火治歷明時之象也觀星於水明而後蒙觀天於史蒙而徐理及其究也為果行育德

初九革之咸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咸亨利貞取女吉

鞏用黄牛之革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正曰革之咸利貞而虛則是不可以有為也方革之初時物未動天道向晦日在星紀家人為政不

及於國故剛而柔用之篠義以仁繼勇以智堅鞅之傲而顛撲之試是文王之始事也然則相土公劉之皆有事何也曰是未進於革也荒度遷國受命於君而成之於家亦猶之取女焉耳故取女之吉革者之所未試也是亦天地之下際也

六二革之夬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正曰夬則且革矣不利即戎而曰征吉何也曰是已日也六二之動明直而應柔而光以用天下不失臣節弓矢斧鉞猶是王庭之事也詩曰築城伊洫作豐伊匹非棘其欲遹追來孝文王之告邑也無陟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文王之攸往也文王无革命之事而有受命之功无觀兵之心而有即戎之事然且往而獲吉動必无咎夫非聖人而能之乎

九三 革之隨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隨元亨利貞无咎

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正曰革之隨時可以革矣是皆有乾徳也然且不時不革故革道之難成也金在於上火在於下用力不倍體質不變革之隨火而益以木則其埶必革矣故革之與鼎相倚為用困之與井相緣為體二者家人之所成務也王者致祀朝夕獻漬自卿大夫而下及於井竈各省其象以致養萬物隨而變化鼓舞不倦夫无三就之言而布一革之效猶以灼火而灸巨鑊其无當也審矣詩曰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言夫革而將就者也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言夫革而未就者也革之去故難言矣哉

九四革之既濟變正象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正曰改命言夫從革者也金從於澤革而既濟則猶之澤也然而已革矣故謂之改命言革而既濟者也夫既濟則猶未當位也而謂之改命何也曰以言其道則天人皆應矣然則文考之受命亦遂改玉乎曰是猶之改命也三誓之稱文考則猶未王也未王而稱曾孫告於名山大川何也曰是武成之詞也柴望而大告以命庶邦冢君以曁百工故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之未改命亦猶太王王季之未改命也而猶皆王之故曰以言其道

則天人皆應矣然則楚之改命也孰亂之曰楚則自亂非夫周亂之也然且以為亂命故改命者聖人之所慎也

九五革之豐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正曰夫以文德而成武功非大人而能之乎龍見之大人於是則未有優劣也夫是則剛日也而曰

未占何也曰陽德之用而陰德之制三甲三庚則俱自此始也豐亨之憂勿問之矣然則文王之於崇密大禹之於有苗亦无所優劣乎曰三旬之格因壘之降亦何所優劣之有然則湯武之於黃虞其猶之乾革歟乾革之有德威天地之大用也大火之為明堂降婁之為世室天地皆用之然而天地卒不以是易次

上六革之同人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正曰易之為道五行各兩震離皆火也乾兑皆金也革之九三以震火而革兑金三就乃孚革之上六以離火而革乾金革面而已故甚哉革道之難也以鳴條之勲而退有慙德以妹土之監而屢廸不靖多士曰爾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然則周公其猶之豹變歟曰多士則猶之商金也然則保衡之於周公亦有優劣歟曰夏德世衰也殷德世盛也受罪浮桀武德光湯由是而推伊周之交槩可知矣

䷱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曰東南者火木之交也鬼神之正向在於東南人生之資用木處其七木巽於水以出水謂之井木巽於火以納火謂之鼎井鼎兩者以前民用然而井不如鼎之貴也鼎巽而耳目聰明用專而位尊家人竈也鼎之託於家人猶子之託於妾也甚矣易之細也震亦稱木而雷火宅焉也與噬嗑聖人用之以平獄市不用之以理家政故聖人之治家國則必自鼎始矣下巽而上明剛柔交而通變

熟而薦新則必由此也詩曰維筐及筥維錡及釜内子之治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天子之治也故

正位凝命取象於鼎鼎者貴足而尊耳貴體而尊用鬼神所依接於乾坤其究也以經綸

初六鼎之大有

鼎元吉亨

大有元亨

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正曰是兩元亨也道未有貴於此者也以其在下而謂之趾謂之妾然而位命係焉賤為貴基下為

高柄世未有生而貴者也顛趾以去故得子以取新揚休凝命則必始於此矣夫休命之事而可使妾子與之乎曰其象也言夫棄賤而取貴者也舍其舊飪而薦其新烹則聖賢樂從然則毋以子貴道歟曰道也有元子則趾不顛无元子則趾顛顛趾而得元子亦天所上祐也

九二鼎之旅

鼎元吉亨

旅小亨旅貞吉

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正曰鼎而旅則亦不處矣耳足以聽足足以遷而守其故處不遠不舉則是怨主也申生之將伐翟士蔿謂申生曰太子不得立矣克與不克無所避辠與其不入不如逃之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夫申生則无所逃疾也及重耳出亡至於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齊楚遠而望奢道遠難通望奢難及不如翟也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可以竄惡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諸侯其無不成乃遂之翟也明年夷吾亦欲奔翟冀芮曰不可後出同走不免於罪且夫偕出偕入難聚居異情惡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吾親也驪姬懼秦必將求子故重耳之奔翟夷吾之奔梁則皆慎所之也然而夷吾不如重耳之實也夷吾愛國重耳仁親愛國者圖聚仁親者永年故曰夷吾不如重耳之實也

九三 鼎之未濟

鼎元吉亨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正曰鼎之未濟尚可以濟也公子重耳在翟十二年矣乃適齊楚乞食於五鹿困於衛辱於曹危於鄭去於齊楚乃始入秦秦者晉之雉膏也重耳不先主秦秦之不先置重耳鼎耳之革塞也重耳之終主秦秦之終置重耳方雨之虧悔也齊桓將没秦穆乃霸九年之勲晉文嗣興是皆天也恵懐之

不終誰實尸之國人之誦曰感兮懷兮各聚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歲之二七其靡有微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鎮撫國家為王妃兮故小狐濡尾惠懷之事雨虧終吉重耳之道也

九四 鼎之蠱

鼎元吉亨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正曰鼎之蠱鼎新而蠱壞也物有取新而得壞者无有乎先甲之辛後甲之丁求古人之所兼取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世亦有樂用新器而敗者矣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無怨無惡率繇羣匹以新人而操新法以新法而忽新人先後失宜涉險而圖之其不覆餗者幾乎故覆餗有由非獨鼎足之咎而主鼎足者之咎也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夫以覆餗而咎鼎足不如以典刑而幹物蠱之當也故觀於蠱裕鼎折之間而先王所以用人行政之道可以得其大凡矣

九五 鼎之姤

鼎元吉亨

姤女壯勿用取女

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正曰鼎之始鼎有所遇實動於中而行有所之夫非以養聖賢則在郊祀之前矣夫世之為亨飪來者不皆聖賢也以利禄養人則利禄之士從之君子之為鼎鉉精質以堅以舉百物不失其任以變百物不失其節故為上則耳不革為下則足不折上不驕而下不謟則亦此道也詩曰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夫以鼎之時而有歆羡畔援之心其去折足幾何故黄耳金鉉鼎所致其貞令也

上九 鼎之恒

鼎元吉亨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正曰金鉉鼎之所為質也玉鉉鼎之所為文也天道之革一文一質質濟以文虎豹金玉遞為令也故鼎而有所遇則必金鉉矣金鉉屢遷不失其居鼎而存其恒則必玉鉉矣玉鉉成之不失其常故薦粟之用玉鉉之貴牲醴之設黃耳之致天地之於聖賢交相致也故曰質極而文文極反質乃天地聖賢所共為令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淇澳之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夫非有質有文之主而能如此之交備也乎

革鼎二陰之卦也繫於北政自夬姤革升南北互

反故為困井以調之調之而後鼎革乃著矣自屯蒙至鼎革二十四卦而後對化相遇然則亦有不假二十四限而遇者乎无之需訟之於晉明夷已遠矣十六限而已交故鼎革之歷君子之所不治也其不治何也湯武值之而得湯武莽操治之而得莽操裕溫治之而得裕溫則是君子可以不治也夫不曰歷數執中舜禹常治之乎舜禹之事三千年不得一遇也君子謹其近者以蹉其遠者然則治歷明時何也曰行藏隱現之所從稟也堯舜不可遇湯武不可事樂而行之憂而違之幸而當其中際持危扶傾則賢者之務也不幸而值其末際雲泉巖石足以自老麟鳳之趾胡為乎來哉然則大際之淵或至數百年近者六七十載人生上壽不過百歲安取而量之曰皆於其中際也而見夫一丈之木不足以植八尺之表者乎序卦傳曰井道不可以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

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敬宗二年丙午冬十二月宦官劉克明等弑上於内堂立絳王悟宦官王守澄又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明年丁未則革之初限也文宗初立内憤宦官與宋申錫謀清禁闈謀泄而申錫坐誅諸閹愈肆李訓鄭注起於布衣依守澄以誅陳宏志又附仇士良以誅王守澄甘露之變使三相駢首南衙屏息以聽北司劉從諫再疏天子賴以自彊龍紀大順之亂備兆於此矣文宗既崩成美坐廢武宗以英毅之姿秉權三載未敢去仇士良然用李德裕討昭德鎮撫河北不用監軍差有可觀者宣宗初立克復河湟大中之治以明察稱而卻裴休之論不立東宫使王宗實抵巇再行擁立懿宗優柔荒晏委政路巖醉心梵文十四年中无一善狀自武宗以來二三十年藩鎮降心宦官蠖屈令有賢明之主考愼其相復貞觀之治唐祚可延也數窮理極鼎波將沸乾符之元年

王仙芝亂於長垣明年田令孜為中尉明年黃巢亂於曹州又明年大同軍亂於沙陁劉巨容欲留賊為資高千里以風痺弛力遂使巢犯長安上走興元李克用起於沙陁朱全忠出於降寇均之臣虜而克用有破巢之勲全忠開援弓之釁朝廷不為别白强任調停而田令孜又以鹽鐵私攬重榮使朱玫李昌符共攻河中於是烽烟四合芝荻共焚矣僖宗再至興元朱玫遂立襄熅僞克用移檄討玫則天子不還長安昭宗之立李克用未封而朱全忠為東平王張濬孔緯以吮墨書生欲與克用交捽於戎馬之下使五節度縱横不可復制楊田諸閹雖殄而李茂貞毒燄甚於王行瑜韓建劉季述殺十六宅王天子遂不敢問劉季述誅而韓全誨起敝狐一皮百犬共嘷可歎也李茂貞朱全忠既蕩洗羣閹遂自相併全忠坐大克用獨在晉陽无匡復之策但云朝廷不欲克用入都亦豈有

名陵之意城濮之業乎唐取天下於隋所克敵最多及其末造狗鼠之匹盡為羣雄裴監刧父之謀初起宮掖而閹宦縱横亦極前代故觀唐室陵遲之故自袁董而下僅氾而上无毒不茹猶且遷延二十餘年无五代兩晉之事或云是沙陀之威不知為文皇之烈也鼎革之際危矣哉然則鼎革中交在宣懿之際无甚凶醜者何也曰宣宗臨崩以夔王滋屬王歸長恐中尉王宗實異論出為淮南監軍及王宗實入辭見上已崩遂殺歸長及夔王迎鄆王漼立之以義則正以辭則順立嫡奉長出一中尉之手舉朝无敢問者蓋唐室歷朝立愛立少之疹於是始創而中尉為之見櫱天道昭然安可誣也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正曰主器者莫若長子聖人所救顛趾也夫有家國者其多憂患乎桑土之不時風雨之不宜則君子是求而君子者又有愛惡攻取以集於多凶多懼之地故虩虩震驚君子猶之飲食也台誥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夫以夏殷歷祀而皆曰早墜不延以周召之智而皆曰不敢知古人之恐懼修省有如此者故震者恐懼修省之象也恐懼修省莫如止思其究也以思不出其位焉

初九震之豫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豫利建侯行師

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正曰小心翼翼夙戒之治也震來虩虩臨事之致也泰誓曰罔或無畏寧執非敵是震豫之事也然則文王之赫怒非懒曰戒懼以作其智赫怒以作其勇怒非天道則不敢用也然則武王猶之人事歟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則猶之天道也君子居常不失戰栗臨事不失整暇宴至如齋豫來如敵先震而後笑毋亦有衆人之心乎曰聖人亦猶之衆人之心也

六二震之歸妹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歸妹征凶无攸利

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正曰震厲而尚可避乎震厲而尚可避非寇則媾而已躋于九陵明也勿逐七日恕也明以恕君子所以化彊禦君子幸而不當明夷與困之事一朝之懼七日之患勿逐之矣大君之厲報以身小人之厲報以貝鬬媾之凶勿往焉耳諺曰佐饔者嘗佐鬬者傷九陵七日未為遠也知敝永終又安有億貝之心乎

六三震之豐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震蘇蘇震行无眚

正曰震之豐勿憂之矣震之厲行非以為眚也有道刑戮不及君子清明震厲不及善人震之蘇蘇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萬物之所繇生也夫使天地以雷霆為眚於天下則萬物之殄絶久矣故刑戮者天地之正令也以正令則民皆敬以眚令則民皆疑以天地之尊鬼神為政雷霆不時則天地自為不祥之令而况於王者乎况於聖人乎周書曰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是震而豐之道也

九四震之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正曰震而復則遂已復矣正而震則是可震也震而肯則是不可復也不可復而震之則不如其復之也九四之泥何居乎上有柔主下有彊相戚戮屢試霖雨不作震而遂泥不失為智也然則君子之修省亦可中止乎曰君子之修省若將終身也天地震怒不能終日夫使聖人在上風雨以時百物啓蟄雖无疾雷震電猶未謂之底滯也故震遂泥道猶未光君子無譏焉耳

六五 震之隨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隨元亨利貞无咎

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正曰以震懼之時而向晦宴息其可乎曰奚不可之有多動者所為多喪无事者所為有事也雷動而澤行上柔而物悦與物同憂與時俱休其説在市南宜僚之答白公晏子之答崔杼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夫震厲者億度智慮之所從出也然或以億度而得之億度而

失之故億度者古人所不貴也然則歸妹有喪而隨无喪何也曰五崇而二卑也崇少喪而卑多喪崇有事而卑无事崇往而卑來夫亦各隨其時而已

上六 震之噬嗑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噬嗑亨利用獄

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正曰于其隣何也非正位也婚媾有言何也逹也夫噬嗑之震身在于法雖戒而无及震之噬嗑戒修於隣雖懼而不害懷刑君子則亦有衰世之慮也夫衰世之刑離於正位者則亦鮮矣詩曰有免爰爰雉離于羅雷霆之下无有聰聽震電之旁无有正視責校耳以聰聽繩震目以正視夫爲耳目者不亦難乎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其震上六之謂乎

䷳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静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

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正曰震之有億艮之有思夫非猶有其身乎有其身則見其人見其人而後敵應隨之動靜行止是非得喪相觸互起而其正位不復可辨矣故身之正位在於心此億得億喪不快危熏者皆心也言心而身之正位見焉心之正位不在於身此億得億喪不快危熏者皆非心也言身而心之正位不可得而見焉不可得而見則思思而后知思出於无思復還於无思趾腓限夤身輔動而億之皆身靜而思之亦皆心也靜而億之皆我動而思之亦皆人也夫知思之出於无思復還於无思者吾與之言思之位矣詩曰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亦曰不出位而已不出位則得心所為正位者矣故艮者思不出位之象也思不出位莫如修省其究也以恐懼修省

初六 艮之賁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賁亨小利有攸往

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正曰賁動者也艮之賁可以制動矣而猶恐其終動也謂其以行為事也艮其趾不行矣不行而能

不見其人乎曰未之知也世之見人者非趾也世固有不行其庭常見其人者矣然則永貞如何曰守正而已矣易之於趾也於是五申之矣噬嗑賁咸大壯夬皆是也夫以趾命趾不如以趾命身之爲止也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又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夫猶是以趾命趾者乎

六二艮之蠱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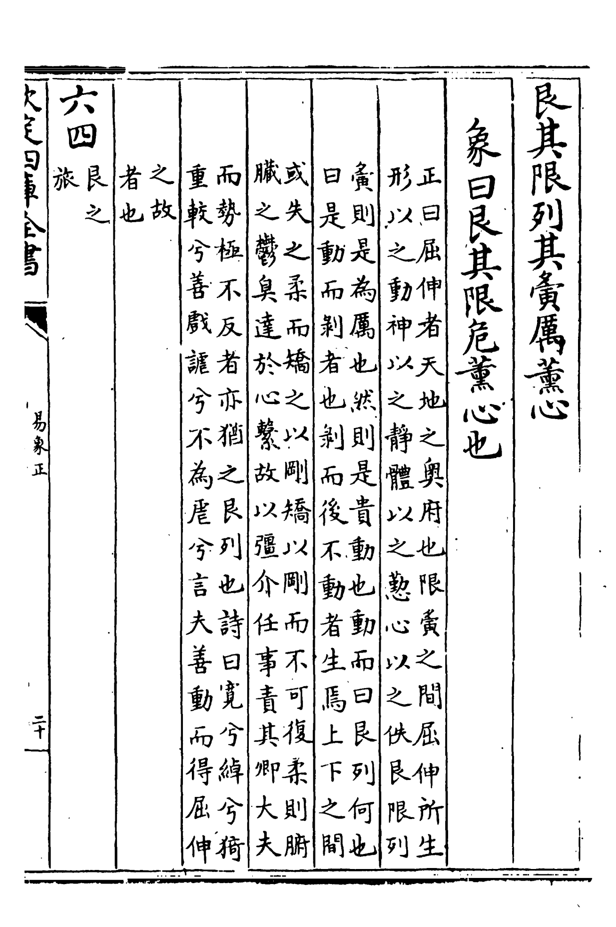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正曰物未有止而不壞者止而蠱兩甲申令庶可以免矣然且為之不快故乾乾者君子飭躬之事止止者君子明心之務也腓止而隨動腓不制隨心不制腓動止相貿而後蠱生焉先甲以辛之後甲以丁之則亦庶可以止矣詩曰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无逸之與知止同義也是聖人之有事與无事者同智也必以无事為止則是以流水戶樞神明於天地也是兩甲所不取也

九三 艮之剝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剝不利有攸往



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正曰屈伸者天地之奥府也限夤之間屈伸所生形以之動神以之静體以之慹心以之佚艮限列夤則是為厲也然則是貴動也動而曰艮列何也曰是動而剝者也剝而後不動者生焉上下之間或失之柔而矯之以剛矯以剛而不可復柔則腑臓之鬱臭達於心縶故以彊介任事責其卿大夫而勢極不反者亦猶之艮列也詩曰寛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言夫善動而得屈伸之故者也

六四艮之旅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旅小亨旅貞吉

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正曰旅不處者也不處而謂之止何也心託於身猶旅之載道也存則居焉過則去焉與其止於樂餌不若止於不樂餌者也艮之旅夫以為是形氣動者皆旅也天下之稱主人者惟心而已心被於天下則天下皆主也游於天下則天下皆旅也七尺之骸萬里之舍神明所經客於晝夜詩曰蜉蝣掘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言夫旅而不知其主也旅而知其主則止可以行行可以止故

知行之非旅止之非主者吾與之言行止矣

六五艮之漸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漸女歸吉利貞

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正曰漸物之序也水以漸行山以漸升鴻以漸飛女以漸歸君子之為行也先此而後彼其為言也先人而後已故知君子之為言者可以遺身而行人矣古之君子登於介丘必祀其輔或於亭云或

於梁甫故體峻者不營宅高者不勞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夫有訏謨而无定命有遠猶而无辰告亦猶介丘之不可登登之不可止也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言者思之雲也雲象於山言象於思知思之所從出則知思之所從歸知思之所從歸則知言與不言所為位者矣

上九 艮之謙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謙亨君子有終

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正曰天下之言艮背者其惟謙乎俯而僂僂而走以是觀背何身之有以是行庭何人之有故北堂无身不爲幽也前庭无人不爲閴也謙謙而行得所究也故謙者敦艮之道也天下之言厚終者則必惟謙也堂深而後神棲焉庭寂而後精交焉詩曰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故艮而謙禮樂之所從出也禮樂有萬艮謙爲上故知艮之謙者雖祀上帝亨岐山而登明堂固必繇此無疑也

震艮二陽之卦也繫於南政二陽競長而豪臣立主是猶在中國也而手足交亂上下反易是寧愈於順順乎曰猶之順順也而順共一姓上下反復不離其宗又有地道載持其間妖孽之興至婦寺極矣震艮則兩體競治也以用卦乘之猶在萃升之限則震艮操柄萃升用事矣自咸恒來者五卦値於鼎革鼎革會於震艮而天下易命因其所也

序卦傳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

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是謂立嫡之義乎曰亦言乎主器者耳長少何常一反一復惟天所置是天地之所以亂也乾寧之甲寅昭宗誅楊復恭藉韓建李茂貞之力明年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犯闕殺韋昭度李谿於是李克用入討三鎮上自石門復還長安封李克用為晉王是則李克用震者也克用震則全忠艮全忠得為艮乎曰克用動而全忠止之則艮也是時克用屯渭北李茂貞韓建事朝廷陽恭朝廷慮以克用討茂貞則克用愈熾調停息兵克用還晉陽而茂貞犯闕上如華州再還長安而有少陽院之事崔胤為相外倚全忠內倚茂貞盡誅諸宦官為先朝報仇亦无益於事既而身沒國喪徒啓白馬之亂蹤是而觀即前留晉陽鎮壓朱李事成功定稽首以讓沙陀未有頓挫生靈至於此極也甲子全忠既殺崔胤丁卯遂稱帝明年克用卒全忠即畏克用

亦不過歲朔之間耳又五年而全忠亦有子禍與祿山思明爭烈又十二年存勗始稱帝於魏州當吳蜀勸進之時存勗謂諸將曰先王語余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討賊威振天下當時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禦我但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他日當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効此曹所為言猶在耳何可忘也夫忠孝之種寧獨邁於戎狄乎同光元年莊宗遂滅梁明年又以宦官為諸司使監軍既又以伶人為刺史卒以三矢殉於樂器之餘故天下神器非一將之任也嗣源繼起稍變舊習自云某本胡人因亂見推願天蚤生聖人為生民主明宗八年閔帝初立從珂又起馮道以八年宰相望塵勸進曾不數年又為石晉平章石晉以桑維翰之策實獻十六州復以景延廣之謀虛聾十萬劍坐使亡國收其餘辱劉知遠稱帝晉陽不改天福之號未一年遂殂又未

三年而郭威弒隱帝即位於澶州劉崇亦援契丹即位於晉陽俱不三年而殂柴世宗又立六年粗成綱紀而天既厭亂震艮載終陳橋之變光於澶州宋以木德乘火而起矣計五代之間八姓十二主近者二三年遠者六七載自亂離以來未有如此之速也致其間克用存勗義自屬唐石劉後唐之將也朱温唐室之賊也郭周繼之直開宋先猶諸節度蟬聯自帝无當於運會也然則是猶屬唐乎曰魏晉之間自為一限後漢之不得屬魏猶後唐之初不屬梁也必以中土之攘奪為上天之睠顧則長安洛陽遂為正朔之會少昊不必起於曲阜顓頊不必都於高陽矣然則是用卦兩位之果何屬乎曰是萃升革鼎之交也萃升易位革鼎易政兩際合界而震艮值之以各自為長子一反一復雖十二主八姓豈為過乎然則上際也艮震與姤夬交天地亦易位六子亦互爭正值於革鼎而

猶有會昌大中咸通之治何也曰火德二十有七其運未終而煇氣從之自僖宗元年乾符甲午又二十七年庚申而劉季述幽上於少陽以視太宗元年丁亥二百七十三年其所繇來益亦遠矣

䷴

漸女歸吉利貞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正曰漸序也序貴序齒序賢皆序也彊者在上柔者在下綴綴然自為先後也是聖人所以教弟也

木託於山漸長以高止而巽上下皆順聖人以此教弟而長幼不爭上下无怨故隨蠱漸歸妹四者易之大際也隨以教弟蠱以教孝漸以教順歸妹以教慎四者仁讓所繇興也三序之中序賢為上以為序賢易爭故又教弟以致其順詩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夫知漸之義者則庶乎可以善俗矣故山上有木君子以居賢德善俗交讓之隣梟鴝不賓嘉木所都尚虞斧斤

初六漸之家人

其究也以永終知敝

漸女歸吉利貞

家人利女貞

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正曰是猶之家人也長長幼幼而家人之道備矣事親從兄蓋自小子而始也嗃嗃之厲則小子先受之書曰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婉娩聽訓則不獨為女貞而設也記曰雞初鳴櫛縰笄總佩容臭以適父母舅姑之所立無跛視無窺聽無倚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無私怨無私蓄無私施與負劍辟咡以從先生問几杖枕席何嚮何趾唯諾而進欠伸而退小杖而受大杖而走者是小子之厲也厲雖有言何咎之有故知漸之小子者可以漸於大人矣

六二 漸之巽

漸女歸吉利貞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正曰漸而巽以序以順是可以從君矣單襄公曰人性陵上不可蓋也求蓋人其抑下滋甚郤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有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況在侈卿乎故君子始進患不能漸始進而漸患不能巽也趙衰三讓卒不失位范燮三掩以得親諂詩曰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是漸而巽之謂也漸而巽以化天下可也又何不可從政之有此易之微義也

九三 漸之觀

漸女歸吉利貞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正曰九三未失位也漸之觀未失德也德位未失而匹耦見凶何也應敵而時失也漸可以歸矣觀而不歸强敵在外而悉索從之進者愈遠去者愈久功利動于中而家道睽於外是于役陽陽之所

繇作也故漸陸之鴻必離其羣樂進之夫其家不蓄觀進而知退觀往而知復則庶乎其可以相保矣詩曰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是之謂也

六四　漸之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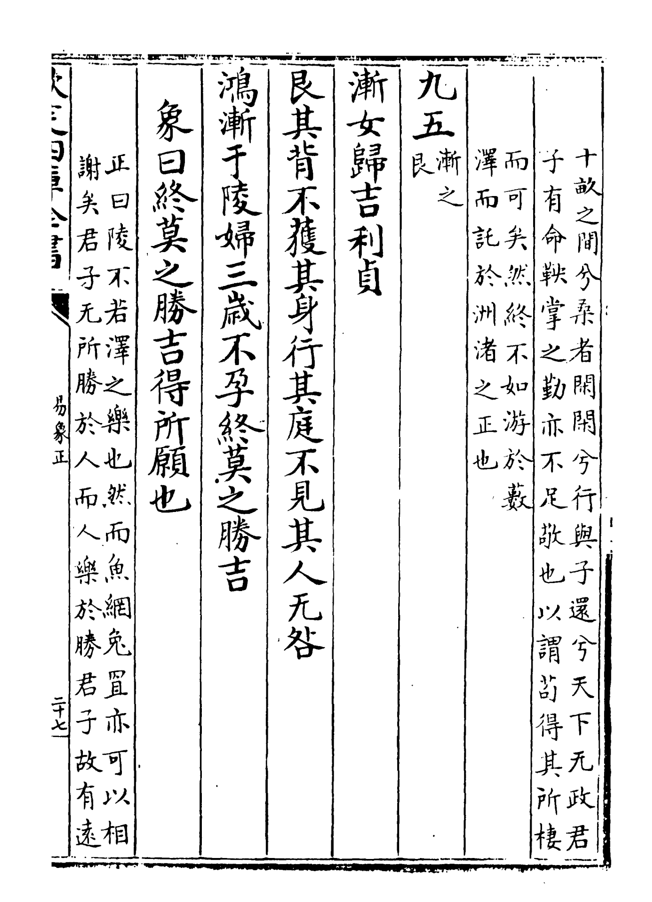
漸女歸吉利貞

遯亨小利貞

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正曰木不得所遯桷猶得所遯也君子相時而動擇地而蹈時地相違抱關擊柝亦庶乎可也詩曰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天下无政君子有命鞅掌之勤亦不足敬也以謂茍得其所棲而可矣然終不如游於藪澤而託於洲渚之正也

九五漸之艮

漸女歸吉利貞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正曰陵不若澤之樂也然而魚網兔罝亦可以相謝矣君子无所勝於人而人樂於勝君子故有遠

人之志者无近人之所有勝敵之心者終有受敵之恥矣宋公子臧及吴公子札衛公子鮮此三公子者行有優劣而要於遠恥去恥終莫之勝則一也君子不為功勸不為名誘不為威怵不為害疚安其心而止其居饑渴不阻三黜不恥夫以為蘧瑗柳下恵氏之行也雖有在磐之食不謀之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是鴻漸之陵是也

上九 漸之蹇

漸女歸吉利貞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正曰鴻漸之儀安可亂乎君子進不失其序退不失其顧在上位不修在下位不怨以在陸則已遠以在桷則已亂雲逵羽儀翺翔休明何不可之有或曰是蹇也動而難生雲冥之野人思其羽故謂出不如處也夫古之仁人亦有殺身以儀世去貿以尊文者矣以為漸近於名則真貿不存也故見險而知避高飛而遠去古之大人皆用之是二象之所貴貞也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羽儀之光何修之有

䷵

歸妹征凶无攸利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正曰歸妹大義也然則征凶无利何也曰妹多媵也媵不得為正也隨之與歸妹隂陽之雜也隨男而歸女也隂陽之雜何也曰澤水也而命之金雷火也而命之木水在於内而木從之疑於火木在於外而水從之疑於金内外疑情寇媾疑形永終知敝則必繇此也然則隨之不疑何也曰丈夫小子隨亦或疑之也隨於澤則失於木隨於火則失於水隨亦或疑之也然而臣道也非媵也曰君子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而亦有媵者乎曰君子而隨人則媵也歸妹者隨人而貴者也詩曰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古人則庶乎知敝者也然則澤上有雷歸妹何義也曰雷動於澤魚龍從之或得以孕或以失育君子見氣而徵質見質而徵本其究也以居賢德善俗

初九 歸妹之解

歸妹征凶无攸利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正曰歸妹而觧則往矣為往者何復乎夙往夙復非歸妹之義也或為娣則可矣始仕无位或進或退潔身而下不疑引過而上不罪是伊尹膠鬲氏之行也詩曰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是以后妃引娣之義也

九二歸妹之震

歸妹征凶无攸利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正曰初二皆下也跛眇之視履皆未為正也而獨且有利焉何也是歸妹之常也古者取女同姓媵之以廣嗣續以全婚媾詩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夫是則曰幽人何也曰幽人者君子之所共志也君子不見色於人不見聲於人人知之不揚不知之不慙故竊寵者鍾鼓之所為樂也衛將軍文子三仕矣而猶為下卿展季公族也老於卑位是能无震𩑰之言乎曰吾不失所為幽人者而已詩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是幽人之行也

六三 歸妹之大壯

歸妹征凶无攸利

大壯利貞

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正曰婦无少壯臣无崇卑曰貞而已矣貞者大人之事諒者匹婦之誼也歸而遠時則以須歸而當時則以娣四十而服官七十而懸車夫有終年之仕无一日之祿者矣非禮不履則士君子之所自處也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是衛共姜宋伯姬之行也

九四歸妹之臨

歸妹征凶无攸利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正曰君子之仕為義而已仕而必黃虞歸而必京師則三代无後明之士姜子多不嫁之女也詩曰標有梅傾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夫以學為不足不敢言仕者漆雕開公明宣氏之行也以仕為无益不復言學者申徒狄介之推氏之行也歸妹之臨以待仕何期乎諺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詩曰俟我于巷兮悔予不送兮是猶擇吉而蹈者也則亦未至於怨悔也

六五 歸妹之兑

歸妹征凶无攸利

兌亨利貞

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正曰歸妹而兌君悅其臣臣亦悅其君夫天下之君自謂不如臣者鮮矣成湯之稱阿衡曰聿求元聖武王之頌呂望曰維師尚父桓管之交兼取之矣然而管仲之娣亦未有良於管仲者故楚令尹之賢樊姬之所竊笑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未望之月也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將望之月也夫以彌望之光失嘒彼之輝日夕而昃其與幾何歸妹之兌麗澤而悅則必有得於此者矣

上六 歸妹之睽

歸妹征凶无攸利

睽小事吉

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正曰歸妹而睽歸妹之敝則必極於此矣睽者家人之反也異同生而志不相得不相得而牙猾相為孽也故兑者羊也震者筐也彼此虛疑則是不祥也金之疑火火之疑水著於士女則乖於家著於君臣則乖於國秦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故永終者家國之大繫也論言无物飾行无恒家國之大不利也夫家國之大不利則將在娼嫉矣秦誓曰邦之杌隉曰繇一人邦之榮懐亦尚一人之慶長國家者而觀於歸妹則亦知所戒矣夫

凡易之下際至夬姤而易次夬姤而下復為四六故更一際而始革鼎革鼎帝王之要會也革鼎之於夬姤猶夬姤之於剝復也革鼎二陰從於北政寅戌初候火德之所從歸也鬼神出入於是司令贏歷之往反於是中次故革鼎之會王者之所慎辨也

乾坤司上六子司下坎離者乾坤之寄宅也震艮者乾坤之終始也故鼎革之後受於震艮震艮二陽從於南政辰申中候水德之所從盈焉者也漸歸妹之在下經猶隨蠱之在上經也反易變動各還其卦從於北政為寅戌中候火德之所從究也日月薄蝕於是更端故革鼎震艮漸歸妹為下

經之要會八道乘除繇於中舍故觀於園圖而後知陰陽家室為天道之腑臟泰否兩濟於是經緯一南一北二六為際盛衰之所從而紀焉者也序卦傳曰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於是則宋祖受命矣是交卦也而興主值之何也曰猶之泰否隨蠱也陰陽交暢天地之所立主也六子之交暢獨隨蠱漸歸妹耳然則謂之災卦何也曰剛柔交而難生屯蒙則猶之未交也艮巽震兑於是乃交損益為六朝之終咸恒為魏晉之始則亦猶此也然有反覆而无對化反復對化俱則治亂之終始備矣故趙宋之於元代於魏晉六朝同治也建隆元年庚申其明年入漸用卦之交在革自咸恒來者損益之際也開寶興國之治粗有可觀諸王不蚤自克以及於死非復爻象之所能治中交辛卯以李繼遷觀察銀夏卒為酉土大艱甲午李順陷成都以

宦者王繼恩為招討猶有五代之風焉於是趙保吉冠靈州保吉即繼遷也真宗五年保吉陷靈州明年陷西涼子德明以契丹立稱西平王甲辰景德元年契丹大舉入冦上渡河次澶淵契丹受盟而退真宗既恥城下之盟遂佞東封之策天書屢見社首乃登崔立孫奭之疏既用見踈王旦冦準之賢猶依以自固開元天寶之故智唱于大中祥符之間危哉其自誣也劉德妃既正中宫浸干外事乾興遺詔遂以軍國聽其處分幾立劉氏七廟嚮非大臣秉政猶牿於蚤歸妹征凶豈可量哉然則諸圖之无取於歸妹者何也定位歸漸在梁唐之際而宋興在損益之端七十二限皆在井鼎之交而漸歸殿後衡圖用限皆在咸恒損益升鼎之際而漸歸多在漢獻唐懿之間唐懿宗曰朕安敢望堯舜望周赧漢獻耳周赧漢獻制於强諸侯朕乃制於家奴故漸歸妹者易所離為入亂也而初

宋值之何也曰世之為治者幾何既重於前則勢平於後機張於左則害弛於右觀於乾坤六子三限六際魏晉六朝之所始終而後宋之受命為隨蠱同交與泰漢比義脗然見也

易象正卷九

易象正卷十

明 黄道周 撰

䷶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正曰雷電晦冥非天之意也盛陽噴薄則山川從之故盛明之時多疑情盛文之時多疑辭刑獄繁興則日昃且至矣康誥曰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故豐中多故王者之所憂也王者在上能明其耳目詳其視聽舉要以立體清問以去奸舊章是從碩言是行雖有危疑勿憂之矣呂刑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王者造命者也王者日中以照天下即偃禾拔木猶之清且也而況於庶獄庶慎者乎故雷電皆至折獄致刑之象也君子折獄等於享祀享祀致誠折獄得情其究也以享帝立廟

初九豐之小過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正曰豐而小過雷電之用已過矣配主則雷電之時也以雷電之時用其明威至於旬日毋乃瀆乎易之貴用未有過旬者甲旬也己六日庚七日也丁辛癸三日也春秋之書雨雪震電非其配主亦有過於三日者矣非其配主過三日而已災過其配主雖旬日而无咎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

旬時不散要囚君子之罹憂不求速解其過合不求速至亦各其候也且也緩愈於驟故豐之小過勿憂之矣

六二豐之大壯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大壯利貞

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正曰履盛消者不已難乎豐之大壯盛極矣聖人謂是豐蔀也豐蔀者蔽府也夫其君有逸志臣有

偶心而年穀豐熟鮮可五稔日中見斗何往乎煬竈之言興而雷電之用至矣然是盛時也陽德未衰羣陰不凝冰霜雨雪則猶未至也夫其廟社有靈鍾簴多福則嗟右蒙蔀或撤而去之矣詩曰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屆至也夷平也君子之心至和且平雖有疑言不害聰聽有孚發若是利貞者之所尚往也

九三 豐之震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正曰見沫之鄙甚於見斗者矣豐沛折肱而曰无咎何也謂匕鬯之未喪也夫猶雷電之時也寇賊姦宄何代无之耳目未墜心膂未失即股肱損折猶之震驚云耳毋亦戚辟之是用辨言之是騁傷其良臣以引瘝於身是則可悔也然且不言悔何也是亦方中之日也逸豫則多禍震戒則多福康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震驚折肱夫亦有荓蜂之心也乎

九四　豐之明夷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明夷利艱貞

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正曰九四夷主也夷主何也傷我者也傷我而曰吉何也月之食日則未有所損也經緯相值而輝儀掩焉去數千里望之妄知其非晉也且是日中也窗牖四達昧而見斗亦不移時則已矣疑言危行何傷乎然則配主何也曰日月之合也一旬之日而各有所合之合之不必咎傷之不必凶憂盛者不危危明者不窮夫亦各當其時也各當其時何也木仁者與仁本義者與義三鍾皆仁也三品皆義也六正皆主也雷電之於日主各當其仁義焉耳為人臣而為威福以儀其君猶星辰之為奸

昧也詩曰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然則夷配之皆何主與曰日中為主雷電皆客當其時則皆為主不當其時則皆為客

六五 豐之革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正曰豐而革則革矣革之用已日也先王之所服念也雷電皆至而豐金火相守而柔君子在上去

其豐蔀屏奢塞汰慎擇左右以新天下之耳目周頌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小雅曰裳裳者華芸其黄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天下之道未有不柔而能文者也狐掖去腥御於王公豨豕之毫以獲谿田豐華能柔天下求之故燕譽笑語則必繇此也是亦天子所命公侯之義也

上六豐之離正變象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正曰豐之離則離為政矣離而有不明之傷何也君子惡夫豐之用明者也旒纊垂凝而日月通焉清晝焚燎而鬼神宵行故豐屋蔀家三歳不覿非夫位之累人而德之累位也君子處於高嚴則畀其視聽九閽之門虎豹是叢故貴明聽於豐蔀之人猶晞衣於雷電之下也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蕩蕩則巳平疾威則巳高夫上帝也而猶惡其處高焉又況其下此者乎

䷷

旅小亨旅貞吉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正曰甚矣君子之遠庶獄也君子之遠庶獄何也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察也近則烈烈焉若不可別故火之在山下與在山上非夜莫辨也齊書曰若困夜虛靜聽則皇故旅之視夜有皇於視晝者矣旅而復重言之何也君子无位幸而托於道路爰暨小人知其艱難蓋自垂翼獲心而外多有困於旅次者矣詩曰伊可畏也亦可懷也則湯文周孔皆是也然則不留獄何象也曰火上則不下矣焚山之義殊於焚田去則不留谿壑界之其究也以辨上下定民志

初六 旅之離

旅小亨旅貞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正曰甚矣聖人之智也旅之用順猶困之用晦也旅而用明則災隨之矣詩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求之生生於用明火動於中而飢渴隨之暴客厲師必有窺其行藏者矣君子至慎以為禮至卑以為用寛以居之仁以行之雖離離於廬旅之中人必以是為橋大人疑也是以浩浩是以肴壽詩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雄雉已明矣而又泄泄然翱翔八步之内矰繳之來自

取之矣故雄雉之明不如牝牛之順也

六二旅之鼎

旅小亨旅貞吉

鼎元吉亨

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正曰旅之鼎鼎有足也不能自舉饘於是粥於是資斧之貴而童僕之與古之視天下者亦猶之旅舍也尚德以為寶親賢以為輔番番良士以為資斧仡仡勇夫以為童僕故以祀上帝以養聖賢以

亨貴敬老居則安焉行則遷焉寘之周行而天下莫之敢問也正月之詩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夫先則可謂貞吉无尤者矣

九三　旅之晉正變象

旅小亨旅貞吉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正曰旅之晉吉行也而得厲何也旅則未有處也與之車而道不如行與之童僕而門人不親非无

康侯猶未解於旅人也故旅而用明君子之所畏也然則公子重耳過宋饋馬二十乘過楚庭實旅百受之而不為厲何也公子則非旅人也唐叔武之昭也周祚在武晉必有後同出九人惟重耳在三賢佐之非侯而何然則旅之晉孰當之乎曰其公子鍼乎為亡公子而從車百輛以適外國其何能復故以旅人而受賓禮亦載贄者之所不事也

九四旅之艮

旅小亨旅貞吉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正曰旅之艮何位之有夫猶之寓臣也以言則已僭以諫則已過不獲其身近于情不見其人近於傲僭過傲情君子雖不思之不敢出也然則重耳之去齊其適謂是歟曰是亦非旅之義也其謂書社七百里季孟間待者歟吾道之窮也天下無主而託於旅人詩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雖有資斧又何快焉

六五 旅之遯

旅小亨旅貞吉

遯亨小利貞

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正曰旅之不樂用明而曰射雉譽命何也射雉者丈夫之事亡矢者大人之費也君子用晦不失其智守義不失其變失之物而反於身失之前而得於後失之瑣瑣存其棣棣何喪之有然則是誰當之乎曰其當公劉古公之事歟二公含其故土依其遷國外有干戈弓矢之勞內有疆理宣畝之役而素之若積行之无事夫非聖人而能如此乎抑當王季文王之時歟滯於羇庫困於羑里而皆免於刑戮以為王師故旅之六五匪夷之道君子所不易處也

上九 旅之小過

旅小亨旅貞吉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正曰是當氾與翟泉之事歟曰是則大事也非小過也天子出居諸侯避其宗廟不謂之旅然則是當死鳥乾侯之事歟鸜鵒之所為歌也曰是則喪牛也喪牛之過在於君焚巢之過在於臣然則孰當之歟曰其在公之止於楚而復如楚入於越而復增於越也諸侯有其宗廟有其典章以數百里

之國禮樂所萃先王先公馮靈其間而日扶其嬰瓌以望人之塵垢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夫以五百里之國而夷於旅人者魯哀公是也

豐旅三陽之卦也從於南政豐旅之與噬嗑賁皆天地所治奸慝也噬嗑賁在於北政則豐旅在於南政矣豐旅之有小過遯大壯晉明夷震艮革鼎亦各從其類也噬嗑賁之在北政則離頤无妄大畜三者其主也主類羸之則南北分居

序卦傳曰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則道於道者矣在夫宋之盛際也仁宗六年戊辰入於豐限又五年癸酉上始親政追尊宸妃李氏是年遂廢郭

后又三年呂夷簡韓縝又為朋黨之說勝四賢於朝堂又明年元昊稱帝於夏州又明年劉平石元孫戰歿於延安又明年任福敗於好水川於時天子聖明羣臣任事而一方有故竭天下創之如恐不支是亦豐亨之憂也故景祐康定之時取諸日中豐蔀勿憂而夏竦不除黨禍再發見斗之疑仁宗有焉豐旅之中交立宗實為皇子甲辰治平元年是為英宗不四載神宗立熙寧元年戊申明年己酉王安石參知政事立新法百姓怨苦皇太后爭之不可得以流民圖罷安石不兩月復起平章置邏卒監謗遂割蔚朔七百里之地以與契丹以徼祠廟失上意乃去於是蔡確漸用事諸賢放廢而獨與李憲李舜舉一二內臣商畧邊事幸諸內侍无漢唐之奸諸君子亦維持不敗而章蔡又寅緣取徑矣哲宗丙寅元祐元年諸賢復用章蔡罷黜七八年間想望太平而老成漸凋太后晏御呂

范調停不效楊畏首唱紹述而呂惠卿章惇復出矣林希首誣宣仁而章惇蔡卞遂欲誣陷國母唱古今希有之禍蓋自漢唐內寺未之有也庚辰上崩乃復廢后孟氏寬諸賢之禁貶出惇卞而曾布夤緣復起蔡京建中崇寧不三年間熙豐青苗變為花石元祐有再廢之母后殿門有重立之黨碑而宋室之禍極於是矣嗚呼漢秦而上暨於夏殷亡國之主皆身為昏虐若五胡亂主自取傾覆宜也有宋神哲皆有意圖治而賢奸不明主柄下竊匹夫環名即有倒江河回日月之心至於宣仁追討元祐再廢亦異事矣

豐大勿憂又焉可恃乎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正曰習坎隨風君子皆以命教何也水之與風皆漸而善入也巽之善入可以語化矣而曰小亨何也大君之命皆有風霆焉巽特申言之耳故為震則虞其已剛為巽則虞其已柔也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大人者中正以為道而順巽以為動不干民譽不違民好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違上所命從厥攸好故通於民志可以知巽之道矣巽而多懼不如巽而多慮其究也以恐懼修省

初六 巽之小畜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正曰巽之進退不果不可不治也巽矣而又畜之密雲不雨文无以斷柔无以制盖自是養亂矣然則文王志疑尚父志治乎曰有二服事何疑之有然則懋德志疑仲虺志治乎曰口實立防何疑之有然則利武人之貞何也曰天地之金氣也以落其枝蔓去其蘖悅則長高可繼蠱氣不作故武人

者重巽之工繩也然則履之惡武人何也曰履者小畜之反也履有金氣焉而武人感之以刑變禮故履虎咥凶君子之所惡也

九二　巽之漸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漸女歸吉利貞

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正曰巽而用漸古之人有用之者乎閎散顛括皆用之矣若是則權也權而謂之中何也非權則固

无中也摧而史巫紛若何也神明之道聖人有不獲已也巽姓之歡萬物以通及物多儀其享乃成

詩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是女歸之義也夫以大人而用女歸之義非神明其

德而能之乎以居賢德善俗未為不可也

九三巽之渙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正曰巽而渙何謂頻巽乎渙亦以申命也一命而數申之三而瀆五而玩非上所好瀆命不從故渙非所以救散也當巽之時而欲以享帝立廟亦失其義也然則古公之作廟立門立冢土非歟曰古公非巽之時也古公以其剛德啟土興邦昆夷兌道故不言而民從不徠而民集然則盤庚之再遷三誥非歟曰盤庚亦猶之剛德也永建厥家以綏乃祖乃父然則誰當之歟曰周以叔帶子頹之難告於諸侯諸侯又以之號告於天下則氾與翟泉之役皆是也是則九三也而謂非剛德何也曰德散者不足以凝位位散者不足以凝德

六四 巽之姤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姤女壯勿用取女

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正曰德不若位位不若時有之乎曰有之巽之姤是也姤則未為德也然而有遇焉遇者時也處於四而用柔者位也時與位值半德而倍功田獲三品豈為幸乎然則誰當之歟曰聖明之下其當之者多矣甯戚賓胥無郤穀先且居之流皆是也詩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觱沸檻泉言采其芹謂夫遇而有獲者也君子之所樂采也

九五 巽之蠱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正曰巽而蠱與蠱而巽何別乎蠱而巽孝也父蠱而子幹巽以善入去蠱而无害孝子之事也巽而蠱忠也時平而思危衆順而慮陂重巽之令而壊木之慮忠臣之道也然則蠱言六甲而巽之蠱言六庚何也六甲仁也物將壊而幹之以仁猶厦將頽而幹之以木取材於木至六甲而盡矣木已壊而治之以金六庚義也救仁用義仁之於巽同幹義之於巽不同幹也治其已壊以成其不壊者取

材於金至六庚而盡矣故六甲之有孝子先天之事仁人任之六庚之有忠臣後天之事義士任之仁人所任至於中田號泣而已矣義士所任蓋破谷缺斨剖肝瀝血而猶未已也故鍾者六甲之所取衷也呂者六庚之所緣舉也三鍾之旡六甲三呂之旡六庚是仁人孝子所號籲於天地也主甲者賓已主庚者賓乙賓主合而君臣父子夫婦凡弟各有所措故陰陽賓主交相為取鍾呂之取於乙已猶具取於丁癸也然則易言庚甲不言丁癸何也曰以具義則亦兼取之矣然則鍾呂之合言六間不言六正何也曰六甲六庚則皆正也黃鍾之為主蕤賓之為賓主鍾者賓義主呂者賓仁主仁者取於智主義者取於禮三鍾之取於三主猶三呂之取於三賓也故六甲六庚全易之大義也水火動而繼之以木木動而嗣之以金六府之要歸也故觀於甲之治蠱庚之治巽而爻象互取之

義亦燦然備矣

上九 巽之井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正曰巽之井已下也夫猶之漸也巽在牀下而或以吉或以凶何也漸得位而井不得位也漸求於

人以安其身幷危其身以救於人夫危其身以救人雖行權亦可以已也然則仁者養人身重於人歟曰身不重於人則何所貴養人者也然則羸瓶喪斧未為大喪也无大喪而獲仁之名仁者不為歟曰仁者實也何名之有然則牀下之巽不為全身者歟曰養人而无救於人然且不為也无救於人而猥全其身誰為之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是則古人之所貴者也

兌亨利貞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

之大民勸矣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正曰治天下者其惟師道乎乾坤六子物彙所統則皆師道也師道何也乾之惕厲也三男從之震以修省坎以德教艮以止思坤之厚載也三女從之巽以申命離以繼照兌以講習此八者皆學也世未有不學而可治天下也陽德之惕厲而歸於止思陰德之柔明而歸於講習體是八者以求治道而後五十六事者可以遞起也夫以兩女相麗而婦功成焉德容出焉又况於經德討論者乎詩曰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兩澤之利貞古人亦藉以相儆也故兌者麗澤之象也麗澤羣居退而獨思動以慮之靜而多致其究也以思不出其位

初九 兑之困

兑亨利貞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和兑吉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正曰兑而困困而不失其和未信之言存之以貞有疑之行質於大人柔顏以稽之遜志以求之寬綽乃心以須其通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故學而不知困則不可以語學矣困而不能和則不可以語行矣學而知困困而能和說命曰孫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之謂也

九二 兌之隨

兌亨利貞

隨元亨利貞无咎

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正曰隨亦兌之正乎謂其信志而隨之同方不疑同道相求千里相應不為悖也然而麗澤講習與嚮晦宴息亦為同道歟曰君子晝以勞之夜以休之明而問道夜而思過兌則日入矣日入而雷息雖以休宴未為過也是則兌有十五德而宴息與之何也履禮也臨教也夬諫也萃戒也歸順也節

制也損治也孚信也睽辨也困致也咸通也革變也大過任也隨无是十四德者而猶與麗澤信志宴息而无悔夫非有乾之四德而能如是乎

六三兌之夬

兌亨利貞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正曰來兌何也兌之為言不可揚之言也揚庭以為悅其兌不塞則過言乃來矣故夬之為言決也

兊不可決也兊而決之以說人則厲己以說己則厲人以說下則厲於上以說上則厲於下故兊不可決也以其不可決而塞之蹊以動則兩澤俱竭矣詩曰無易繇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古人之相與講習白圭獻規則亦謂此也

九四 兊之節

兊亨利貞

節亨苦節不可貞

商兊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正曰兌說人者也節不說人者也節之為言非不說人亦不自說也商兌未寧則其兌可塞矣故兌有數義焉兌之有毀折附決比於剛有巫妄口舌比於柔剛柔雜糅非君子不能為謀也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夫君子之喜怒不度於道而但曰喜之欲使亂已怒之欲使亂阻則是喜怒為來兌之路也君子取其剛氣以治其口舌猶為之商度使萬物受節焉耳故節之介疾萬物之所說也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則可謂堅介疾惡者矣

九五兌之歸妹

兌亨利貞

歸妹征凶无攸利

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正曰歸妹剝兑者也剝兑以為歸妹猶剝履以為睽也剝履以為睽非夬也而夬之剝兑以為歸妹非剝也而剝之亦猶其類也然則兑可為歸妹是妾可為嫡也而猶曰正當何也曰兑亦非妾也歸妹則其剝也君子而愛說己之言則盈庭皆婢婦人矣夫以商兑之人為剝兑之務不貰媚於宵人必遷怒於君子詩曰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孚剝有厲又何怪乎

上六 兑之履

兌亨利貞

履虎尾不咥人亨

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正曰兌而義以言説人不遠於禮以言説人則是多偽也不遠於禮則是未及禍也夫以言説人人以言報以禮説人人以禮報而曰引兌何也曰是未及於壯履也曰兌於噬嗑而已齊桓公既定民之居遂欲從事於諸侯管仲曰未可鄰國未親也公曰為之如何管子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重為之皮幣以驟覜四鄰為游士七八十人奉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四方以號名天下之望為玩好粥之四方以監其所好擇其黷亂而先征之於是帥服三十一國故桓公可謂能勞其民矣未使

民忘勞也能死其民矣未使民忘死也君子之説人若兑之司秋也使物成實各得所欲而已為游士玩好以騾瀕於天下以觀其瀕仰而時其喜怒則是引兑之餌也君子不為也

巽兑者六子之終也下經六子以為綱紀震艮巽兑各立中際震艮二陽在於南政則巽兑二陰在於北政矣巽兑之有困井夬姤渙節漸歸妹亦各以其類也而渙節夬姤又提其介以相禪於下故自巽兑而渙節疑取之矣疑取之則古人不以為終亂何也曰是四立之限也猶之震艮陽為疆禦陰為夷狄夷狄則遂改命乎曰頤不改命離則近於改命矣用卦之離晉人逢之體卦之巽宋人逢之與其巽離不如震艮之為中夏也

序卦傳曰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説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説也是何義也雜卦

傳曰兑見而巽伏也凡易之卦一見一伏乜亦見也蒙亦伏也故豐見而旅伏旅无所容則雖巽亦窮矣聖人之言也以象天地之言則初未有象也猶日月之交限值焉耳紹聖之二年乙亥是入於巽明年廢孟后流竄諸臣追奪元祐諸宰執官元符元年章蔡請追廢宣仁明年立劉賢妃又明年哲宗崩徽宗立韓忠彦為政追復廢后及削奪諸臣明年罷韓忠彦復籍諸黨人立碑端禮門明年復命州縣立黨人碑又四年以彗出毁黨碑出蔡京又明年復相蔡京又四年辛卯童貫以遼人馬植來議伐遼又四年以童貫領六路邊事於是金人已取遼黄龍府矣而上方居林靈素之齋宫重元戊戌復遣馬政如海約攻遼又三年金人來議攻遼歲幣夫豈所謂惡重巽而喜田獲者乎何用壯之驟也不攻遼歲幣與遼得鄰好攻遼歲幣與金失輔車經營三年而言者只一宋昭可歎也乙

已之歲與兄中交金始滅遼封童貫為廣陽郡王宦者封王童貫與張輔國兩人而已金將入太原童貫逃歸郭藥師叛降燕燕山州郡皆陷上乃傳位太子決意東奔丙午金師圍都城輸金幣割三鎮金師陽去而內戒弛嚴罷西南勤王之師冬十一月金師再至都城遂陷上至金營議割兩河箕粘沒喝以修楚莊釋鄭之事而金人已悉劉曜取晉之實方劉曜時五胡併起勢不南牀金人既無內顧之虞又用破遼之銳安能寘宋以自朝食然猶立張邦昌劉豫用契丹之舊以紆緩中原及至踵事增華生巧出熟則五胡契丹之智俱為倣疑矣當烏珠乘飛舸追高宗出明州時豈亦謂天限南北虜騎不能陵波哉李綱守兩河之策不用而軍潰太原种師道擊惰歸之計不酬而隆德始陷宗澤張所傳亮之儔廢而中原解體雖竄吳李於遐方追章蔡之故爵弛黨禁修廢官亦何益於殿

最乎金師既陷天長上奔臨安汪黄始求自免汪黄之於苗劉同亂耳隆祐之變朱勝非權請太后垂簾三甲三庚无亦有焉過此則皆牀下之事也建炎不誅汪黄似亦以建肥遯之策李綱終不見録似亦謂守攖城之謀然如建炎牀下遺凶資斧不治泊泛明州中心猶漾豈能據襄郢之都疏蜀漢之路以求武人收其初終乎張浚敗績於秦州秦檜縱還於漣水雖有韓岳劉吴無所命之以游酢胡安國之賢而狥貺敢名為秦檜所賣可歎也趙鼎襲寇準之智勸上親征雖未破敵亦且吐氣既而和議終成諸將班師又割唐鄧商秦之地以求梓宫韋后及鄭邢二后之喪說者引漢高杯羹之言遵竊負忻然之說以為此舉未過然有句踐之志則可無句踐之志則懦也且父兄臣子何所異視而通問不求卒殯異域牀下史巫難為言矣乙亥巽兑終交秦檜封王死不越日又七年辛巳

金人大舉入寇陳康伯遵趙鼎之策再勸親征金主亮弒於瓜州金主雍立孝宗亦以癸未受禪天下聿新不以此時探求遺賢獎拔來彥如虞允文辛次膺之倫將角先後而使屢敗之張浚驅李邵二將潰於符離為湯思退史浩所笑豈不傷哉无所容而後入入而後說之是之謂也

䷺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正曰渙者文事所繇興也風行於水其源大者其淵遠其流近者其淵淺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詩曰鬷格無言時靡有爭風行水上其聲容靜而感被遠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是君子之所樂與也故君子觀愛於廟觀敬於廟觀人心之聚散陰陽之交會鬼神之趨舍則必於廟也夫精誠之相遇以為禮樂交動甚微而文義備至非聖人其孰與知之乎故渙者享帝立廟之象也入廟知敬臨刑知哀精誠所通若尊若親其究也以折獄致刑

初六 渙之中孚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正曰渙誠也中孚信也誠以信所為順也風水相遇敏於奔馬舟檝之用而波濤之試夫茍誠信不載於中則其任力薄而委物也甚易矣故水動於下木乘於上七世之澤百世所託詩曰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烝徒之楫同舟之信也六師之邁合體之義也夏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夫以朽索馭六馬其不敗覆者少矣君子施敬於民施忠於民因民之力集民之事遴賢而用之以時飭具政令夫八虞二虢之戴文王亦豈僅六師之力乎

九二渙之觀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正曰馬非舟也而壯於舟机非車也而奔於車精誠所動而衆力附之涉川觀廟則同用此義也君子之濟民不一道用民不一術而要於擇賢善任棄柔而取剛舍敗而趨良其致一也夫机无千里之御百里之轡而要於馳騁康道舉重速至亦豈散才而能之乎君陳曰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一修良者用則百修良者至一修良者黜則百修良者欲退矣不薦而孚以假

有廟則亦猶此也

六三 渙之巽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正曰水之與木同體也水與木不同體則愛惡生而攻取見矣風亦與木同體何也曰木者水之魄風者木之魂也然則巽木也而即為風坎水也而不得為木何也曰魂魄之交或離或合木生於水

而載於水長於風而揚於風䰟有形而䰟无形无形者易合有形者易離故渙之為巽水之為風猶䰟之為䰟而䰟之合體也木載於水而行以風天子載於百姓而行以良臣夫良臣之載於天子亦猶天子之載於百姓也一以為䰟一以為䰟无他一身而已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夫猶之一身也水渙而風行焉風渙而木行焉渙躬无悔是之謂也

六四

渙之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正曰夫作事而能謀謀而能積積而能散非有濟險之才而能之乎渙者精神之治也君子將動謀及乃身謀及卜筮謀及卿士謀及國人故有謀而集之有集而散之稽於聖賢質於鬼神散其有思慮而得其不思慮者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成之者王也正之者匪王也龜正而王成之則皆匪夷也故曰有涯之智不足謀也有形之積不足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渙羣有丘或以大散或以大聚或以衆濟或不以衆濟履險出夷夫非神明而能之乎然則是利涉也而曰不利涉利涉不涉而曰匪夷所思何也曰是勲勞勝氣之所不動也鄢陵之戰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

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諸卿不可文子曰惟聖人能內外无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姑釋楚以為外懼乎文子之思則所謂匪夷也利涉而不涉則文子有焉然則訟之渙不利涉者也而曰利涉不利涉而涉又曰渝安貞吉何也曰是罷訟競說之所繇止也鄭人游於鄉校以議執政然明欲毀之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議政善否善則行之否則改之是吾師也防怨猶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不如小決使道子產之小決則所謂渝之安貞也不利涉而涉則子產有焉然則頤之益利涉大川而曰不可涉大川何也曰涉大川者利也不可涉大川者義也衛獻公之再入也甯喜專政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吾與之盟矣公孫免餘私殺之又失石惡公子鱄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君失其信而國无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勸止之及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

生遂終身不仕公孫免餘之殺甯喜以為利涉也而子鮮不可故免餘之為利不如子鮮之為義也然而子鮮則猶之涉險也均之失賊而又懟其國人故公子鮮之猶不如公子札之正也然則蘧瑗之匪夷不過於子札歟曰蘧瑗之不涉不可涉而不涉者也子札之不涉利涉而不涉者也然則不利涉而涉者之獨子產乎曰其人在晏子之立於崔氏之門與端委於虎門之外也詩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范文子是也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子產晏子是也江之永矣不可泳思漢之廣矣不可方思公子札子鮮是也

九五渙之蒙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正曰渙則无所求也蒙則有所求也渙而被之蒙而止之水行於風而止於山瀆則不告則猶之无所求也故憧憧爾思發言盈庭則猶之衆人也渙汗大號大人之事也夫當修文之時禮樂繁興開睹不給而能散其居積以渙號於天下非有道而能如此乎故為聖賢而有其學問為大人而有其智慮為天子而有其居積庸衆人之事非君子之所樂與也詩曰彼有不獲穉此有不歛穧彼有遺

秉此有滞穗伊寡婦之利優之游之使自得之則是渙而蒙之謂也

上九　渙之坎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正曰渙之坎上動而勞霖雨已盈舟檝將窮然未无臭也君子觀動而知險觀險而知濟逖出遠害雖有見血亦何咎乎然則見血何也動而勞君子之所憂也君子以民載身以水載舟具道之則吾

衛也其不道之則吾血也然則小畜之乾亦稱血去何也小畜之血疑也疑慮勿存密爾乃行渙坎之血何也勞民勿窮精心乃通然則是不為巽動㳙曰巽動而乾君子之所樂也巽動而坎不得其位憂不在民必在於君君子遯出免咎而已武王曰南望三塗北望五嶽毋遠天室周公曰逼佚前人光在家弗知夫猶是濟渙之時也而窮有遯出之心乎夫亦其位與時而已矣

䷻

節亨苦節不可貞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

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正曰夫變易之道至於節而止矣節不可易者也渙而受之以節若水之量於澤也風行於水而天下稱文水量於澤而天下歸質焉渙之必歸於節猶文之必歸於質也天道之有度數地道之有數澤人道之有德行禮樂由此起文章由此作政事由此飭故不知澤上有水之義者則不知污隆升降源流盛衰之故以滿則溢以困則涸溢而无當於文困而无當於質是君子所不取也然則不可貞之旨獨為困發歟曰為困發也而履謙損益可貞之義亦於此見焉故不在九德而備九德之義者節是也天下之可節者莫若刑其究也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初九 節之坎

節亨苦節不可貞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不出戸庭无咎

象曰不出戸庭知通塞也

正曰守節而遇坎已知之矣坎者節之所宜有也坎之在節猶在戸庭之内也闔闢不去翣而行朝守不歴位而言君子有位則守官无位則守道陋巷啜蔬援琴而歌之詩曰縞衣茹藘聊可與娛不出戸庭何咎之有

九二 節之屯正變象

節亨苦節不可貞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正曰節之屯是苦節也屯難始生内變將作梁翟之閒猶可以免共世子曰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吾伏以俟命然則世子之出新城未足為節乎曰是在門庭之内也曰然則越境乃免遂足為智乎曰古者紳弁相見而執羔雉夫有所取之也公子大夫自相竄越以免罪辟非古之義也然

則出於門庭聖人有取者何也曰其公子札乎公子札從父之命則惡其亂序從國之請則惡其亂政禍作而不避則不違於命故聘於魯歷於齊晉禍平而後反宗祏有主則是吾君也故為公子不失臣節獲節之心于出門庭者其惟公子札乎

六三 節之需

節亨苦節不可貞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正曰需樂也節憂也樂非以節憂而曰不節若則嗟若何也數度德行君子所自制議也君子貧不言苦恭不言勞遅不言久久不言滯獨行不言清衆行不言馴故樂非以節憂憂亦非以節樂也然得具節則若而反甘不得具節則樂而反嗟以節節樂何咎之有韓宣子憂貧叔向賀之憂之未為免嗟賀之未為得節也然而可以免矣故曰无咎

六四　節之兑

節亨苦節不可貞

兑亨利貞

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正曰節而說承上而安柔以履高聞諫不拒守禮而和故臣有麗澤之益而君无迫上之禍也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夕焉不謁而歸文子就請之張老對曰天子之室斲其椽而礱之加密石焉諸侯礱之大夫斲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等禮也文子歸遽令勿礱匠人請皆斲之文子曰止為後世見之其斲者仁人之為也其礱者不仁者之為也夫趙文子則庶乎安節矣嚮微張老則不節之嗟文子受之故張老可謂知節而麗澤者矣

九五節之臨變正象

節亨苦節不可貞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正曰知凶而不避可謂甘節矣節之有凶夫人而知之甘吉有尚夫人未之知也故節備四徳者兩焉屯臨是也屯之六二以為苦節臨之六三以為甘臨二者爻象所取衷也節取臨之説以居其位去屯之苦以劑其徳故節者甘苦之所䌸調也君子仁不廢義智不害信富辰之沒于翟先軫之隕于箕或得以死韓獻子之違兵叔孫穆子之養棟或得以生故生不擇甘死不蹈苦亦曰當位而已當位者君子之所貴也

上六 節之中孚

節亨苦節不可貞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正曰節而中孚謂之苦節何曰君子之為節也不求信于人求信乎己不求信己求信乎理夫信理則可以无悔矣伯夷叔齊泰伯仲雍公子臧公子肹皆是也夫是六公子者信乎理則亦信乎人已矣然且謂大人者不求信人不求信己何也曰道可以該節節不可以該道六公子者已進乎道也

抱石隕淵辟兄濯園則是豚
魚之信君子有所不為也
變易之卦至渙節將盡矣渙節三陽則亦南政也
初終之究至於中孚故復授之以中孚自咸恒而
來於是五際一千二百七十七歲與體卦積差二
百五十二而復及於差始凡三體三用分星該日
之數至於五際而約畧更端故舉咸
恒以至渙節而乘除之候驗可見也
序卦傳曰兑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
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孝宗隆興二
年甲申方唱復讐之說冀望和議不成而楚州一
敗暮氣遂生魏杞得正敵國而還舉朝亦輟陵寢
之請悠忽歲月朋黨之訶發於上道學之禁申於
下陳賈林栗踵楊畏李定之故習以排擊正人主
張邪說幸而戎狄不侵縉紳偷日三十年間苟立
南國渙節中交光宗嬰疾不過重華宫甲寅壽皇

崩上不執喪以孝宗之孝執喪三年不能得其子
一日之養禮樂崩壞於是盡矣留正行遯汝愚投
艱道揚之日差有可觀而韓侂冑又執國命罷朱
熹逐汝愚胡紘王沈又申偽學奸黨之禁及侂冑
意衰稍弛學禁而伐金敗盟之禍又作矣北伐喪
師乃以侂冑師旦首畀金人亦古今之所經創嗚
呼邊圉有事則戎狄肆其豺狼戎狄无事則奸回
肆其螯賊壞屋飄搖其風元方韓侂冑死史彌遠
又出史彌遠死賈似道又出金人朝亡而元師夕
出金元循已勝之轍而趙宋膠屢覆之舟夫非其
取之太易則其守之良難積功薄於前則敗闕重
於後也乎故曰渙散也離也節止也陰陽發疹見
於中文寧宗丁巳距甲申渙限三十四年胡紘上
書言偽學猖獗圖為不軌令於試期自取家狀具
先元年乙卯以汝愚之黨斥徐誼楊簡流太學生
楊宏中等六人皆為漢唐亡國之舊方而當國者

餌之如飴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是之謂也

易象正卷十